



花开富贵，梅兰竹菊

徐家倫 作品集

PAINTINGS BY XU JIALUN



花开富贵，梅兰竹菊

徐家倫 作品集

PAINTINGS BY XU JIALU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开富贵, 梅兰竹菊/徐家伦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5155-0529-9

I. ①花… II. ①徐… III. ①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52400号

Copyright©2012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花开富贵, 梅兰竹菊

作 者	徐家伦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8
印 张	16.5
字 数	100千字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529-9
定 价	198.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我始終不是一個什麼畫家，只是一個愛好者。

——徐家倫

花開富貴 梅蘭竹菊

“四君子”是中國畫的傳統題材，以梅、蘭、竹、菊謂四君子。是傳統寓意紋樣。明代黃鳳池輯有《梅竹蘭菊四譜》，從此，梅蘭竹菊被稱為“四君”。畫家用“四君子”來標榜君子的清高品德。《集雅蔡梅竹蘭菊四譜小引》：“文房清供，獨取梅、蘭、竹、菊四君者無他，則以其幽芳逸致，偏能滌人之穢腸而澄瑩其神骨。”畫家徐家倫先生筆下的“四君子”畫並非浪得虛名，確實各有它的特色：

先生的梅花以清腹見長，象征隱逸淡泊，堅貞自守。那“高標獨秀”的氣質，倜儻超拔的形象，使畫家帶著無限企慕的心情，以一往情深的想象，盼望與梅花在一起深心相契的歡晤：“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梅花的冷香色，含蘊著道德精神與人格操守的價值，因而深為畫家徐家倫先生所珍視。《暗香》《冷豔》《梅》圖堪稱先生畫梅中神品，深得高標隱逸氣。

先生畫蘭不多，雖只一二幅，卻是難得之作。空谷幽蘭，蘭最令人傾倒之處是“幽”，因其生長在深山野谷，才能洗淨那種綺麗香澤的姿態，以清婉素淡的香氣長葆本性之美。這種不以無人而不芳的“幽”，不只是屬於林泉隱士的氣質，更是一種文化通性，一種“人不知而不愠”的君子風格，一種不求仕途通達、不沽名釣譽、只追求胸中誌向的坦蕩胸襟，象征著疏遠汙濁政治、保全自己美好人格的品質。徐先生一生亦如蘭草般不取媚於人，也不願移植於繁華都市，如今先生亦如幽蘭般尋幽深所在，不為俗務所累。

中國文人、畫家居所中大多植有竹子。蘇東坡說：“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醫。”樸實直白的語言，顯示出那悠久的文化精神已深入士人骨髓。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涼爽的閑庭中，翠竹依階低吟，挺拔勁節，清翠欲滴，婆娑可愛，既有梅凌寒傲雪的鐵骨，又有蘭翠色長存的高潔，並以它那“勁節”“虛空”“蕭疏”的個性，使先生在其以竹子為題材的畫作之中充分玩味自己的君子之風。它的“勁節”，代表先生不屈的精神；它的“虛空”，代表先生謙遜的胸懷，它的“蕭疏”，代表先生的超群脫俗。

晚秋時節，斜陽下，矮籬畔，一叢黃菊傲然開放，不畏嚴霜，不辭寂寞，無論出處進退，都顯示出先生可貴的品質。中國文人畫家多懷有一種“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思想。先生概莫能外。盡管世事維艱，先生心中也有隱退的誌願，但是，那種達觀樂天的胸襟，開朗進取的氣質，使先生始終不肯放棄高遠的目標，而菊花最足以體現先生這種人文性格。千載以下，菊花在先生的畫裏，那種中和恬淡的疏散氣質，與畫家經歷了苦悶彷徨之後而獲得的精神上的安詳寧靜相契合。

蕭縣人善畫愛畫，確實是源遠流長。據史書記載，明清以來，蕭縣就出現了不少卓越的書畫家。乾隆年間的吳作樟、張太平，道光年間的張逢臣，清末的路蔭南，他們的作品都以渾厚豪放的風格，至今為人們所稱道。繼明清之後，蕭縣畫家更是人才濟濟，分散在全國各地。中國美協副主席劉開渠、老教授王子雲、王肇民、王青芳及我省美協副主席蕭龍士……徐家倫先生亦是中國書畫藝術之鄉走出的著名畫家之一。

先生自幼酷愛繪畫，在書畫之鄉無法以繪畫謀生，卻在陝甘寧等地陰差陽錯地當上工人，開始下煤礦，卻由於偶然機會改變命運，開始了自己一生的繪畫之路。先生繪畫之路不可謂不傳奇。然而傳奇都屬於那些能夠長期堅守自己夢想，勇於為之獻身之人。先生正是這種人。先生由於長期繪畫梅蘭竹菊四君子，身上亦是沾上了梅蘭竹菊的君子之氣。先生積數十年繪畫功力卻自謙“我不是個畫家，我只是個繪畫愛好者”。他畫畫不為自己，全為他人，每有人求畫，先生定會滿足之，先生自言為百姓畫畫，每到逢年過節，先生定會為附近百姓畫上一批，不厭其煩，不辭辛苦，有求必應。先生愛家鄉，愛生活，正是先生的這種愛，筆下氣息自然是淳樸厚重而熱烈，卻又不失那種傳統的高貴與清雅。

先生在接受記者訪談的時候曾說：“我畫了幾十年，也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我始終不是一個什麼畫家，只是一個愛好者……不想去打擾別人，只是一心去作畫，去學習，認為只要不斷去畫，去提高繪畫技能，只要老百姓喜歡我的畫就夠了。”多麼樸實無華的想法，多麼謙虛謹慎的對話。寫到此，我眼前忽而出現一位魁梧而矍鑠的老者，忽而出現了一些個梅蘭竹菊花。

張恆

壬辰夏至於中國宋莊龍德軒

我不是一個畫家，我僅僅是一個繪畫愛好者

我出生於1941年2月，今年72歲了，生於黃河故道的國畫之鄉——安徽省蕭縣劉套鎮後徐安村。我們那裏畫國畫的人很多。

爺爺在解放前吸大煙，快把家裏的土地賣光了，即便如此，仍有70余畝。現在想來，如果他再抽上兩年大煙，我家就不會在解放後被劃上地主成分。解放後，父親在西安當工人，爺爺體弱多病，我和哥哥年紀尚小，一老倆小全靠母親辛苦操持，生活十分艱難。政府勉強給我家分了幾畝地，貧瘠得每畝地一年只能打出幾十斤糧食。誰讓我家解放前是“地主”呢。

我自幼酷愛繪畫，啓蒙老師是張玉璞老師和鄭明松老師。後來，經常看大畫家蕭尤士（蕭品一）和鄭正作畫，並求教於他們。他們對我影響很大。那時候，我非常喜歡齊白石、徐悲鴻、蔣兆和等人的作品，但家窮無錢買紙墨，只能買幾分錢一張的光連紙（最差的一種宣紙）臨摹他們的畫。十歲時，我照白石老人的牽牛花畫了一幅畫，沒錢買圖釘，便把刺槐樹上的刺弄下當圖釘，把畫釘在床頭的牆上自我欣賞，甚是得意。我會畫畫的事，全村人都知道，便有人找我畫一些圖案繡在花鞋上或兜肚上。

那時，考中學非常難，我對上中學沒抱多大希望。小學畢業時，我等來了徐州七中的錄取通知書，高興極了。學校離我家一百多里，得坐火車，住校，我第一次背著行李離開家鄉，開始了中學生活。家裏只付得起書錢，卻付不起學費，我寫了申請報告，學校便免去了我的學費，還給了我二等助學金生活補助（一等助學金8元多，二等助學金7元多）。我省吃儉用，吃飯時不吃菜只吃粗糧。那時學校規定富裕的學生每天三頓

有菜，訂白面饅，貧困的學生只能訂包谷面饅。菜錢每天8分，一個月就2.4元，我不訂菜，省下2.4元買毛筆、顏料、宣紙作畫。美術老師特別喜歡我，推薦我當全校初中班美術隊隊長。我常常帶領同學搞活動，到校外寫生或到市裏參觀，學習。我同時是學校裏米丘林（蘇聯的一位植物學專家的名字）小組的組長、動物園（養了些鴿子、兔子、雞等小動物，解剖用的）園長。

1957年，學校發生了很多變化，教導主任去燒茶爐，美術老師被劃為右派，去地裏種菜。這讓我們學生很費解。1958年，學校建起了小高爐，開始煉鋼鐵，我們學生成天撿石子兒。學校還進行除四害活動。麻雀是四害之一，我們學生都拿著長竹竿到處打麻雀，不讓麻雀落在樹上，讓它們累死。勞民傷財，可笑之極。這期間，我還和老師一起畫大躍進的宣傳畫。暑假回鄉時也閑不住，往各村的牆上畫一些龍，龍背上站著社員豐收的宣傳畫。這一切，記憶猶新。

不久，我的初中生活結束了。我不想上高中，一門心思想畫畫，但家裏仍是困難，我便希望考一個能糊口又能畫畫的學校。報考徐州師範學校，在學校學習美術，畢業後教孩子們畫畫，是我當時最理想的出路。而且中專不用交學費，管吃住。孰料筆試過後，還要進行口試（教書當然必須口才好），這可麻煩了，我打小口吃，口試時緊張，口吃得更厲害了。老師說：“你結巴怎麼能教書呢？”我非常難過，又能如何，一切都聽天由命吧！我以為無甚希望了，準備打道回府。誰知，意外地等來了入學通知書，錄取我的不是師範學校，而是徐州專區運河工業學校（地址位於江蘇邳州市隴海鐵路和大運河的交界處）。當時中專非常難考，能被錄取，真的很高興。不交學費，吃飯不花錢，住宿不花錢，上了再說，作此打算，我又一次背上行囊，踏上了征途。入學後，我被分到機器制造系，我那時也不明白學的到底是什麼。學校發了一套學習用具——三角板、直尺、鴨嘴筆、圓規等，每節課接觸的都是齒輪、螺絲釘、螺絲帽等東西。這時我才知道，我所學與我愛的美術繪畫，截然不同。其他的同學都很高興，為將來能找到一個好工作而開心。而我一直開心不起來，怎么也喜歡不了機械制造這專業。我給父親去信說明情況，說想學美術。感人的是，父親給我寄來22元錢，支持我學畫畫。我便去找校長，借口說家裏困難沒有勞力，需要休學一年。校長嚴肅地訓了我，他說別人想考都考不上呢，你不想上學太不應該了。校長不同意我的休學請求，我便回到宿舍，打好背包，趁同學上課時偷偷地離開學校了。

我準備先去西安找父親，看他是否能找到讓我滿意的工作。那時火車票很不好買，是為了控制人員的流竄。



銀川筆會現場作畫

我到離家最近的火車站（隴海鐵路）去買票，沒成想遇到了大麻煩，我剛說買票到西安，票房裏走出一個人（縣裏派來查外流人員的）把我叫到票房裏，搜走了我的錢及糧票，還訓斥我一頓，把我領到鐵路南邊的一個村子，讓村幹部處理我。他們讓我像壯丁一樣在村裏幹了幾天活。我不停地哭，鄉親們很同情我，他們把錢還給我，放我走，糧票卻“吃”了（那時糧票緊缺）。我鐵了心要走，最後終於用小舅的西安會員證在徐州買了火車票。

到了西安，住了一個月也沒找到工作。我只好又坐火車到蘭州，我到蘭州勞動廳一問，那裏也不招工人。我又坐火車到青海西寧。在西寧火車站，剛下火車，我就聽到有人拿著廣播筒在喊：“凡是到青海找工作的人請到那邊集合，可以分配工作。”我高興得忘乎所以，以為好事來了。心想找到工作安頓下來再說，那裏已經有

好多人在等待了，我們排著隊，被人帶到北邊大山下的帳篷裏住下。那裏是一片荒地，只有幾個帳篷。我們被帶到大山上開山運石頭。工頭說，只要好好幹就可以分配到工作。我輕信了，誰知工頭們竟是騙子。我們幹了好幾天，沒有一點兒消息，每天只能吃青面黑餅子。我知道被騙了，想逃跑。晚上帳篷外面會有穿著羊皮大衣、手裏拿著長槍的人巡邏。一天晚上，我等待時機逃跑。下半夜三四點，巡邏的人去睡覺了，我用一條花被單把頭蒙上（當時有月亮），外面城地上一片灰蒙蒙的，我悄悄地離開了帳篷，直奔火車站而去。到了火車站，我才松了一口氣，這裏人多，他們也認不出我了。等到天亮，我坐公共汽車到了西寧城裏。剛下汽車，我就發現牆上貼了一個告示，青海民政廳一廠幹部訓練班招生，初中以上就能報名。當時我正好帶了初中畢業證書，就去報了名。檢查完身體，他們問我帶沒帶糧票，說到這裏學習管吃管住，得把自己帶來的糧票交出來。我不想交，便說我沒有帶。他們便問我有沒有帶日記本，想看我的字寫得好不好。我當時沒多想，立即把日記本給了他們。我真是太大意了，忘了糧票就夾在日記本裏（那時沒有錢包），他們看見後說我不老實。我說這是給別人帶的。他們把糧票沒收了，我真是追悔莫及。

後來我就在幹部訓練班上課，勞動（拉沙子）。訓練班有好幾個班，都是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來自四川的青年最多。

時間過得很快，春節就要到了（1959年的春節），訓練班要辦春節專刊，需要寫文章美化版面，領導讓我去辦春節專刊，這樣我就不用幹活了。我做的專刊圖文並茂，領導很是高興。說到這裏，有件事不得不說。當時春節來臨，食堂準備了好多年飯，我打飯的時候看到廚房裏擺了牦牛肉、羊肉、饅頭、肉餡等我們平常無法吃到的食物，心裏真想吃個飽。當時打飯的窗口只是一個大洞，沒有裝門，我住的宿舍前面正對著飯廳的窗子。晚上，我把對著宿舍的窗子插銷拔開，悄悄地打開窗戶，跳進大廳，從打飯的窗口爬了進去。當時我拿了一個大盒子進去，拿了好多肉和饅頭等，我又把外套脫下來，裝了好多好吃的拿回了宿舍。當時我美餐了一頓，脹壞了。自己也吃不了那麼多東西，第二天我就叫來好幾個人會餐。他們懷疑地問我東西從哪裏來的，我就說，你們只管吃，別問從哪裏來的。那幾天，我們又吃又唱又跳，那時年輕，單純，也好笑。

人就怕貪得無厭。東西吃完了，我又想去偷。這一次就栽了，還沒有到打飯口，我就聽到大門外有人打著手電走來，我立即藏到一個大桌子底下。來人打開了門鎖，進入大廳到處查看，把我從桌子底下拉了出來，把我帶到炊事員住的屋子裏，沒有罵更沒有打我，還拿出好吃的。我當時哪裏敢吃，只是低頭不語。他們問我

是哪個班的，把我放了回來。當時，我心裏害怕極了。第二天，我又到辦公室搞春節專欄，領導笑著說，聽說昨晚你鉆到桌子底下了，我的臉一下紅了，沈默不語。領導說，好好幹吧，小事一樁。

培訓班是專門為青海省各縣、區培訓幹部的地方，畢業了又開始填寫一些表格，我始終填寫我愛美術喜歡畫畫，最後我被分到了“中國科學院青海分院科技協會形象資料廠”去搞美工。長話短說，其中又和同志們去到青海湖開墾荒地、捕撈湟魚，在那裏的一段時間又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拾牛糞、烤湟魚等就不必說了。

回來以後我就直接分到形象資料廠學習畫畫，當時有三個老師：陶老師（國畫家）、余老師（油畫家）、王



應邀參加“紀念婁師白畫展”



與婁師白夫人合影



與婁述德合影



在婁師白大師畫作前留影

老師（設計圖紙的）。他們都是從上海來支援西北建設的，都有高深的技能，是我學習的好榜樣。他們對我很好，我幸運地分到一張繪畫的大桌子，對面還有一個大穿衣鏡，領到了繪畫的顏料、毛筆、宣紙等用具。我每天畫畫學習，老師們誇我膽大敢畫有前途。當時每月工資28元，每月21斤糧食，那年春天還要節約3斤援助農村春播，只吃19斤糧食，太艱苦了，但我一定要堅持，因為找到了我最喜愛的工作。

就在我剛剛穩定下來的時候，老家遭到了災害，母親和小弟到青海來找我。那時是中國最困難的時期，青海不招工，不報戶口，吃飯都成問題，下飯館要糧票不說還得有證明才賣，實在太艱難了。大舅在寧夏礦上工作，我給母親和弟弟買了西寧到寧夏的火車票，把他們送到了寧夏（聽說寧夏能報戶口）。母親和弟弟在寧夏報上了戶口，找到了一個窑洞落腳。那時全國正處在三年自然災害。

誰知母親在寧夏住了幾個月，便得了傷寒，病情很重。當時壽衣都做好了，父親及哥哥在那裏侍候了一段時間，哥哥該回去上學了（當時哥哥在北京礦業學院上學），便打電報叫我到寧夏照顧母親。我接到電報後，請了8天假，領了5斤糧票，立即坐火車到了寧夏。萬萬沒有想到，來到寧夏後，從此就和青海斷了來往。當時母親病重，弟弟年幼（才10歲），我留在寧夏照顧母親和弟弟，再也沒有回青海，失去了學畫的機會。後來，母親的病慢慢好了起來，我在礦上當了工人，開始修鐵路，修完鐵路下井掘進、采煤。

1960年底，我開始下井，一直幹到1962年。有一天，我上夜班（晚12點到第二天的早8點），在開班前會時，技術員還沒來，工友們一邊抽煙一邊談笑，我就在黑板上畫起畫來。大家看到我畫畫，感到很驚奇，都說我畫得好。就在這時，技術員溫天恩進來了，他說，你喜歡畫畫，下井太可惜了，你明天下班來找我。第二天，下班以後，我依約去找他（現在他80多歲了，是高級工程師），他領我來到二樓工會辦公室，跟張主席說，工會缺少這樣的人。就這樣，我被調到工會搞圖書宣傳工作，有機會練畫寫字，而且工會筆墨紙硯應有盡有。此後，我一邊工作一邊練畫，買了好多的參考資料，如饑似渴地學習，臨摹，進步很快。

1966年，史無前例的“文革”開始了，打亂了整個社會秩序，工作亂了，人心亂了，生活亂了，可是我沒有開著反而更加忙了，忙於寫大標語，抄大字報，礦上辦公樓前辦了一個大批判專欄，我一個人全包了，每個星期換一次，38張紙的專欄，抄文章、畫漫畫等都是我一個人的事，別人笑稱這個專欄是“徐記專欄”。那時不準畫花花草草，說是資產階級少爺小姐的作風，工農兵不需要，可我還是偷偷地畫，不斷地畫，自我欣賞。

不久就出事了，我在宿舍裏畫了幾張素描，畫的是幾位電影明星的像，有人告到自治區總工會，工會彭主席在自治區提名批判我有資產階級思想，地主成份，不適合在工會工作，把我調到運銷科選煤樓上班，這只是一段插曲。後來又回到了礦上宣傳科及工會上班。

1976年撥亂反正，我的繪畫事業又開始蓬勃發展，心情更加舒暢。我在礦區畫了大批國畫，那時國畫材料奇缺，裝裱困難，我就用白布作國畫，把布釘在木框上四周拉平。在布上作畫，很有在宣紙上作畫的味道。我成功了，大量的白布畫自我手中出現，整個礦區從南到北的商店裏、飯館裏都有我的布畫，後來發展到別的礦區，到政府大樓、煤炭廳招待所，美化生活，鍛煉了本事，我的繪畫水平不斷提高。

這時，寧夏電視臺給我拍了以《畫壇奇葩》為標題的十五分鐘的專題片，1987年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報道了我的白布畫的消息，《寧夏畫報》《寧夏日報》等刊登了我用白布作畫的文章和畫幅。



與前外交部部長黃華夫人合影



與徐悲鴻夫人廖靜文合影

1990年，我創辦了由原自治區副主席丁毅民命名的“春花書畫社”，著名書法家胡介文給題的社名。

我辦了書畫社，更有條件作畫，畫老百姓喜歡的畫，例如牡丹花及梅花，梅蘭竹菊四君子，春夏秋冬等，不斷學習別人的畫法，經常臨摹學習傳統的知識和表現技巧。我學畫畫，凡是看好的畫，不管有名無名都要學習，取長補短為己所用，諸學百家，自成一體。我到過好多地方，參觀過好多大型展覽，就是去學習取經，所到之處必去畫店、書店。

我經常說：“我不是金錢的富有者，我是精神上的富有者。”好精神是老年的財富，金錢不能買到的。我每天都在畫社和來訪的人們談心，和美術愛好者交流學習，我的信條是“以畫會友，廣交朋友”。“黃金有價，藝無價”，外地、老家的朋友經常來電訂畫，我都如數寄出，絕不虧待他們，只有多寄不能少給。

我現在把家搬到了銀川市靈武。我買了幢小二層（小別墅），位置好，空氣新鮮，景致優美，門前可以種花種菜，對老人極有好處。我和老伴互相照顧，我畫畫，老伴裝棧（我家有裝棧機），她還得做飯洗衣，一刻也不閒。孩子們都在外地工作，我們一般不打擾他們。

幾十年來我畫的作品遍布全國各地，曾多次參加自治區、全國畫展並獲得獎勵，許多作品刊登在《中國藝術名人》《中國人才集錦》等刊物上，並被臺灣、泰國、韓國、日本、美國等國家和地區及友人收藏。

1998年，周恩來誕辰100周年，江蘇淮安畫展收藏了我兩幅畫，一幅梅花，一幅墨牡丹。2001年4月，我被中國藝術研究院評為國家一級美術師並頒發美術家證書。2009年1月，我被和諧中國網和諧中國書畫院聘為院士。我的畫由和諧中國網和諧中國書畫院永久榮譽收藏並頒發收藏證書，以及資格證書（繪畫作品3000元一平尺）。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對藝術的追求卻是無止境的。藝術之路，只有起點，沒有終點。我要活到老學到老，老有所為，老有所樂。我不是一個畫家，我僅僅是一個繪畫愛好者。

常言說：“故土難忘，落葉歸根。”最近十幾年，我每年都和我老伴回老家探親，享受老家的田園生活以及老家親朋好友的熱情招待，我和鄉親們在一起，無話不談，親密無間。給他們畫畫，我心裏高興極了。

2012年3月10日

徐家倫



80年代在寧夏礦區文化館作畫

徐家倫先生訪談錄

記者（以下簡稱“記”）：徐老師，您的家鄉是安徽蕭縣，我們知道蕭縣是我國的國畫之鄉，古今像您這樣的來自蕭縣的享有盛名的畫家有很多，您談談家鄉這個地方的國畫的文化底蘊對您一生的國畫生涯有哪些影響。

徐家倫（以下簡稱“徐”）：我出生在安徽蕭縣劉套鎮，非常榮幸家鄉的生活環境影響著我，自幼酷愛繪畫，給我定下了終生繪畫的調子，在我小時候，我就知道蕭縣有一位大美術家劉開渠大師，蕭龍士大畫家，我就發奮要學畫畫，小時候在老師張玉璞、鄭明松的教導下，美術成績突出，給我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我還知道我們當地還有一位畫家劉惠民（筆名老耘）給我影響極大，劉老的國畫及書法遠近聞名，我看了他的畫非常鼓舞，當地有很多不太出名的人，連理髮的等一些愛好者都能畫出很好的作品，他們影響了我，我就決心一生畫畫，決不後退。

記：年輕時為追求藝術而放棄或犧牲已有的前途，這樣的事跡我們也聽到很多，我覺得您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



70年代在寧夏礦區美術班授課



80年代在自己的畫室翻閱資料



90年代初在蘭州采風